



主讲人:王晓岭

一级编剧,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词刊》主编。主要作品有歌曲《当兵的人》《强军战歌》《风雨兼程》《阳光路上》(合作)《天下乡亲》(合作)《当那一天来临》《和平的薪火》《看山看水看中国》《山笑水笑人欢笑》《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歌剧编剧《玛纳斯》《沂蒙山》(合作)《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合作)《祝福》。舞剧编剧《红楼梦》《草原记忆》。大型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

多次担任国家和军队重大文艺晚会策划撰稿,曾担任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文学统筹。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中华儿女》总撰稿。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国家精品艺术工程、中国音协金钟奖、解放军文艺奖。荣立二等功五次。

歌剧《沂蒙山》的大众性尝试

□王晓岭



第四届北大歌剧论坛的主题是“歌剧在现代和当代”。这个命题很好,本身就具有当代性。论坛主办者阐述说:“民族性、国际性、当代性,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或融合,呼唤着中国歌剧世界形态的建成。在民族化的同时要求国际化,在国际化的同时进一步要求现代化。如何在这三者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挑战。”我非常认可这个说法和判断,但我认为,中国歌剧目前更重要的课题还是解决好“大众性”。如果解决不了大众性,我们的歌剧就始终是殿堂艺术或说是小圈子艺术。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文化部门大力倡导振兴扶持民族歌剧,每年大概有几十部歌剧问世,几年下来小说也有一二百部,获各种奖项的也不在少数,但老百姓主动走进剧场的剧目并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下面我只从技术层面说说我的创作体会。

在写作歌剧《沂蒙山》剧本和唱词的时候,我们和作曲家达成了基本共识,首先要解决宣叙调的唱词样式。宣叙调虽然不是歌剧的主要或核心唱段,但它担负着情节推进、故事讲述和衔接对话等功能,而且段落较多,占的篇幅大。以往的民族歌剧,写宣叙调的唱词,通常采用口语式大白话,不太注意节奏的规范和炼字炼句,认为只要把故事和细节说清楚,再压上韵,就算完成了任务。这样的处理看似更接近人物说话口吻,却给谱曲带来了问题,究竟以什么样的手法谱写才合适呢?作曲家一般就采用西洋歌剧的办法,不注重旋律性,甚至有意避免好听的旋律。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歌剧唱段不能都好听,都好听就不好听了。以至于经常用同音反复的方式叙述,觉得这才像正统歌剧。然而,中国汉族语言是有四声的,这是汉语和其他语言最明显的区别。不讲旋律歌唱性的结果往往是演出效果沉闷,也不像中国人在说话。

基于这样的考虑,民族歌剧《沂蒙山》的宣叙调,我们大量使用了民歌歌谣体,以三字句和七字句为基本句式,少用双音节,多用单音节。中国古典诗词就以单音节为主,唐诗宋词和元曲大都如此。《沂蒙山》歌谣体的宣叙调一共19首。分别是《九族同心保家乡》《婚礼歌》《封坛酒》《五子炮》《一一五师进山东》《八路军那叫一个美名扬》《感谢亲人子弟兵》《当兵就要当八路》《子弹啊不长眼》《海棠啊,让他去吧》《一双鞋子针儿密》《只说一句话保证》《跟着队伍上战场》《乡亲们把苦嚼成甜》《乡亲们别怨俺》《怎么办,怎么办》《拥军忙》《好消息传家乡》《八路军大胜利》。全剧用了这么多的歌谣体,便有一些业内人士说,歌剧《沂蒙山》的音

乐戏剧性不够,太像歌曲大联唱了。其实,原因并不在作曲,而是歌词写作方式造成的,是我们写歌词时就奠定的,写这样的唱词,只能采用民歌的曲风。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减弱了戏剧性,却加强了大众性,使戏剧节奏简洁明快,减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同时,这种歌谣体的句式也增强了文学性,比如《婚礼歌》:“红盖头,掀起来,含苞海棠自己开。过门子,嫁过来,上轿嫁衣自己裁。”《封坛酒》:“地瓜干酒埋土中,一埋埋了十八冬。闲人拿来无用处,女儿出嫁才启封。”《五子炮》:“一炮炸的开了花,鬼子晕头又转向。二炮炸的天塌陷,鬼子呼爹又喊娘。”《一一五师进山东》:“正月里来正月正,一一五师进山东。又学习来又战斗,抗日救国打先锋。”《一双鞋子针儿密》:“一双鞋子针儿密,一针一线记心里,天晴时候穿脚上,下雨就在手上提。一双鞋子针儿密,一针一线有情义。哥是鞋帮妹是底,一生一世不分离。”这种单音节、三七句的写法,朗朗上口,便于入乐,形象也更加鲜明生动。

我们这样写宣叙调唱词,也是有依据的,除了学习《白毛女》这样的经典歌剧,也借鉴了战友文工团的《长征组歌》。词作者肖华将军说:“我的歌词是三七句,四六开。”这样的规整句式并不影响叙事,反而增加了故事性和歌唱性。

当然,作为复杂音乐叙事的歌剧,不能只是歌谣体唱词。在写作咏叹调唱段时,则要尽力打破歌谣体的规整节奏,尽可能有丰富多彩的句式和节奏变化,为发挥民族板腔体的特色创造空间。这样,全剧的音乐才能保持复杂与简洁、内敛与张力的平衡。比如女主人公海棠的《无情的风雨》《苍天啊把眼睁一睁》《就在山水间》《等上一辈子》《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男主人公林生的《爱永在》《生路死路进路退路》,女二号夏荷的《沂蒙的女儿》《血水泪水奶水》,男二号九龙叔的《再看一眼亲人吧》,男三号赵团长的《这份恩情报不完》,还有全剧主题曲《等着我,亲爱的人》等,这十几首咏叹调是我们重点打造的,其中很多首曲目已被中央和地方艺术院团的歌唱家和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在不同场合演唱。上海浦东区的一些音乐爱好者们,还为此成立了“沂蒙情缘”合唱团,以组歌的形式演唱了歌剧《沂蒙山》的20余首重点唱段,这也是民族歌剧大众性的一种收获。

中国歌剧的民族性、当代性、国际性怎样更好的结合?以大众性为出发点未尝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根据王晓岭在第四届北京大学歌剧论坛发言整理)



主讲人:刘江

现任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多年深耕现实主义作品,曾执导过多部电视剧作品,包括家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生活剧《岁月》,谍战剧《黎明之前》《誓言今生》,都市爱情剧《咱们结婚吧》,聚焦留学生题材电视剧《归去来》,年代传奇剧《老酒馆》等。曾多次斩获金鹰奖、白玉兰奖、春燕奖、华鼎奖等最佳导演奖。

被大数据影响的影视行业如何把握现实主义方向?

□刘江

在过去的这几年,我时常感到困惑。因为影视行业在这些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创作规律湮没在大数据的喧哗声中,粉丝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创作的需求,运作取代了创作,创作者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导演已经成为整个行业里门槛“最低”的工种。

这些变化仿佛是一场革命,正悄然影响着影视行业。作为创作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害怕改变,也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但可惜的是,上述我所谈到的这几年来间通过大数据产生的、根据粉丝需求而创作的剧集,在我个人看来并不成功,它们甚至不能够被称作影视作品,准确的说,它们更像是一件商品,与艺术无关。

不久前,导演马丁·西科塞斯写的一篇文章《漫威电影是不是电影》刷爆了朋友圈,对于老导演的担忧,作为晚辈的我也深有同感。

创作是什么?我认为创作是一种化学反应,它可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我的创作经验告诉我,在过去拍的戏里,但凡有一些口碑和影响力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超前的东西,它们都不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



这些“不一样的、超前一些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要依靠人,要依靠人的智慧。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学家贡布里希的《美术史》,这本书对我的美学观影响很大。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换句话说就是,脱离艺术家的创作而独立存在的“艺术”是没有的,只有艺术家创造的艺术。

艺术来自于一个人的心灵,而不是机器。不会有哪一个公式能够让你复制艺术上的成功,艺术创作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每一个不同的影视作品都是在解决不同的问题,试图一劳永逸,试图用大数据归纳出一些规律,用来复制成功,这在影视行业是行不通的。

艺术创作要靠人才,真正的创作人才。现在业内有很多编剧团队在学习所谓美剧的创作方法,用小组讨论的形式,通过数据分析总结的公式批量生产影视内容,我认为这种方式只能止步于策划阶段,而在写作阶段,还是要通过冥想状态来实现。那是一种类似于通灵的状态,那是一种孤独的、安静的、苦思冥想的状态,某些时刻,创作者需要像困兽一样,拼命地挣扎、闯关,去战胜自己和外部的一切阻碍,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作为一个导演,我一直崇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什么?那就是,创



作必须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时代,必须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时代的本质,人性的本质。

从近的说,《老酒馆》是编剧高满堂传家的作品,剧中很多人物和桥段是他父亲同他如数家珍说了一辈子的东西,他生活在那条街上,他能闻出那条街上的气息,这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好看的谍战剧不多,谍战剧为什么那么难写?我回答他们说,很多谍战剧的编剧都是通过已有的影视作品里的影视知识在编,他们根本没接触过史料,没接触过真正经历过谍战的人,这样怎么可能编出生动的东西?

如果有人愿意查阅大量史料,去做大量调研,那么结果一定会不一样。像姜伟的《潜伏》就非常出色。再有黄珂写《黎明之前》,作为一个技术控,他对那个年代的武器包括勘察手段有颇深研究,比如李伯涵抓到爆破手的手段,是通过炸弹爆炸之后的残留物——胶带、火药、油纸、绳子等,分析这些材料的来源,比如有5个地点可以买到这个胶带,买到纸有6个地点,那么同时能够买到胶带和纸的交汇点,就是侦缉这个爆破手的范围,这段戏的逻辑性极强。



作为编剧,没有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你需要无限接近那个时代,你要查阅资料,去采访,总之不能凭空想象。写过剧本的人都知道,写剧本的想象力是要在细节上起跳的,一定要能闻到空间的的味道,感受到空间的质感,才能去想象!我是做编剧出身的,非常明白这一点,若单从概念出发,永远不可能鲜活。创作者一定得扎根在坚实的生活土壤里,你的想象力才能起飞。

我一直认为,艺术家赋予了文艺作品生命和光,而这种艺术之光、生命之光是要照耀生活、引领大众的。然而,这些年来,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创作倾向是——观众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心里装着观众”。

一味无节制无原则地满足观众的需求,就一定对吗?不妨举个例子。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在日本驻军后,摧毁了日本的电影审查制度,将日本影视行业变成了完全市场化的模式,最后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后果是,很多家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电影制片公司,一度都变成了毫无廉耻的色情片加工厂。因为战后的日本一片狼藉,人们的心里非常压抑,色情片成了他们的精神慰藉。但这是正确的吗?显然这是不对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少会考虑价值观、导向、引领这些听起来宏大、离我们有些距离的词。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思考,我们究竟应该传递怎样的价值观给大众。

影视作品需要传递的价值观一定是真善美,而不是丛林法则。影视作品中如果缺少了温暖和善意,充满了弱肉强食,那就是丛林法则,那是动物世界,不是人的世界。然而在如今的一些“爽”剧里,四处充斥着丛林法则,好人和坏人的泾渭分明,为了让坏人合法地死,把坏人尽情妖魔化,让坏人玩命地“踩”他,试问,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坏人吗?

童话世界里,才会简单地区分好坏,人长大之后,都会发现好和坏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它充满复杂性。在戏剧中,最初级的、低档次的冲突是好坏的冲突,高级的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每个人物都在各自的价值观的引领下横冲直撞。当这样的冲突产生,一种更强大的价值观包裹了另外一个价值观,才会让戏剧充满张力,所以,影视作品根本不需要去弱化、矮化任何一个人。

我在创作《黎明之前》的时候,有很多跟组演国民党特务的演员,他们刚开始演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鬼鬼祟祟,做足了坏人的样子。我说:“你们这是干吗呢,你们是在演小偷吗?你们别忘了你们此刻是一个警察,你们把警察演成了小偷,就是典型的脸谱化表演!”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作为创作者,我们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文化行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作用于人的审美,作用于人的心灵,关乎人的精神。

资本的意志很强大,资本是逐利的,钱没有好坏,认识钱的态度有好坏,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资本会强烈地左右作品的属性,但我们不能一味放纵,当我们还在坚守文化责任,这个行业才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小瞧行业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能看到这个行业正在慢慢回归理性。包括在一些综艺节目上,一些资深行业人士在点醒一些年轻演员们。我们可喜地看到,很多被贴上“小鲜肉”标签的明星,正在竭力往演技派发展,并且出色完成了角色塑造,比如电影《少年的你》中有走心表演的易烊千玺。



我也常常和演员们说,你们不要总是试图取悦观众,作为演员,要用你的艺术感染力去感染观众,你是一个独立的创作者,你要勇于让观众接纳你的塑造,而不是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一味取悦观众,是对影视行业专业性的破坏。

影视行业正在呈现出专业性回归的样态,这个大趋势不可阻挡。对于没有专业技能的流量,行业已经产生了警惕心理,大家也越来越注意到个性化创作的重要性。

创作,而非生产。影视行业永远是一个创意型的行业,而不是标准化生产的行业,我们呼吁创意价值的回归,也希望观众能和我们在一起,关注创意的价值,拒绝廉价的套路。

(根据刘江在“腾讯 ConTech 论坛·娱乐新生态”发表的演讲整理)

俄罗斯指挥家瓦列里·阿比萨洛维奇·捷杰耶夫来中国歌剧舞剧院参观交流

11月27日,俄罗斯指挥家瓦列里·阿比萨洛维奇·捷杰耶夫一行来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参观交流,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党委副书记马金红陪同。捷杰耶夫是马林斯基剧院院长兼艺术总监,是俄罗斯三大指挥之一,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其指挥下,成为俄罗斯交响的一块金字招牌。近日,捷杰耶夫携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演出间隙特意安排到剧院进行参观交流。为展示国家级艺术院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面貌,剧院精心安排了参观交流活动,歌剧团、舞剧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悉数亮相,并举行座谈会畅谈代表性艺术家、代表性剧目,从剧院底蕴、艺术家水准到人才建制,捷杰耶夫对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对

剧院呈现的艺术水准给予了高度赞扬。最后,院长陶诚带领有关部门与捷杰耶夫一行进行座谈交流,向捷杰耶夫展示了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新闻报道的报纸原稿,并将舞剧《孔子》角色卷轴赠送给捷杰耶夫。陶诚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俄建交70周年,非常高兴能够携交响乐团伴奏舞剧《孔子》到马林斯基剧院演出。捷杰耶夫表示,非常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孔子》到马林斯基剧院演出,预祝演出圆满成功,同时,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欣赏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现场演出,希望马林斯基剧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能够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



俄罗斯指挥家瓦列里·阿比萨洛维奇·捷杰耶夫观看民乐团京胡与乐队合奏的《夜深沉》。(许莹)